

{ 一群孤独且流着泪的孩子 }
{ 一部残酷的青春爱情映画 }

这是一场青春的祭奠
少年凌乱，爱情遥远
谨以此书献给敢爱的孩子们

| 水格◎著

两人
前往
北海道

二人で 北海道に行く

两人前往北海道

二人で 北海道に行く

水格・著

 花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人前往北海道 / 水格著.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2008.4

ISBN 978-7-80755-267-3

I. 两… II. 水…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9835 号

两人前往北海道

- 作 者: 水 格
特约监制: 李耀辉 苏 静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出版发行: 花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邮政编码: 050061
网上书店: <http://www.hspul.com/ecity>
邮购热线: 0311—88643242
销售热线: 0311—88643227/3228/3229
传 真: 0311—88643225
E-mail: hspul@163.com
印 刷: 三河市鑫利来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毫米×1280 毫米 1/32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8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55-267-3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虎口脱险	1
第二章 眼角眉梢	27
第三章 花朵之殇	55
第四章 梦到内河	90
第五章 悲伤转身	132
第六章 高速忧伤	156
第七章 风生水起	180
第八章 黑暗之光	203
第九章 那些错乱的片段	221
第十章 两人前往北海道	230
特别番外篇之——大城小事	236
后 记 挺住意味着一切	248

第一章 虎口脱险

比其她的吵闹、眼泪和离家出走，
他更像是一个被操纵的木偶，
连反抗的机会都不曾有过，
他不过是被别人操纵而已。

早上下了一场大雾。到七点半的时候,还没有散尽。整个校园就被笼罩在白茫茫的雾气中,只有认真朝远处看,才能看到踩着铃声往教室一路飞奔的女生。可非常不幸的是,等她上气不接下气地捂着胸口推开教室时,还是看见了面无表情的陆川夏。

“你又迟到了。”陆川夏生硬地说道。

然后,他在考勤表上迅速而认真地填上了安可可的名字,转身往班主任室走去。

“陆川夏,你给我滚回来!”

声音比铁肺王子杨培安^①飙得还要高。甚至,连拳头也握起来,像是要跟站在他对面的、高她一头,能把她整个装进自己身体的男生决斗一样。

刚刚出去,又推门走回教室的陆川夏一脸无奈地看着因为生气而浑身颤抖的安可可,只是那么无辜地看了一眼,之后就熟视无睹地越过了安可可朝着自己的座位走了过去。

陆川夏把早上收齐的作业堆成一摞，去给班主任崔老师——当然安可也叫她“催命鬼”。送考勤表的时候顺便把作业一并交过去。只是全班五十四个人还缺一个人的。陆川夏用脚指头都能想到没交作业的那一个只能是安可可。所以对着一脸气呼呼的安可可又冰冷又生硬地说：“交物理作业！”

“没写！”

“……”

“狗腿子，是不是又要去向‘催命鬼’告状？”

“白痴！”

“你说什么？”

“……白痴！”陆川夏像是整理了一下情绪，声音很小但又无比镇定地重复了一次，“连续迟到半个月，成绩烂到在班级垫底，顶撞老师、说脏话、旷课……我看你就是一个白痴！”

“陆——川——夏——”安可的脸像纸一样苍白，一字一顿地说，“你这个狗腿子，你敢说我是白痴！”

而陆川夏试图绕过迎面而来的安可可走过去。

“喂，我是空气吗？”

“……”

“狗腿子——”

“够了没有？”

“没够！”

安可可一把拽住陆川夏的胳膊。因为用力过猛，导致男生托着作

业本的一条胳膊悬空,于是那些作业本七零八落地掉了一地,不仅沾上了灰尘,有一些甚至因为地面被刚刚扫过而弄得一片狼藉。

教室的同学把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安可可和陆川夏的身上。像是期待着爆发一次世界大战,更多的对陆川夏持有暗恋之心的女生纷纷加入诅咒安可可的队伍中来。

有一个女生甚至站起来说:“安可可,你真不要脸!”

安可可哪里有精力去理会那个女生,眼前的这个小白脸就足够她应付了。所以她一个巴掌就抽了过去。

“啪”的一声。

“啪”的又一声。

教室里的人都愣了,因为这一巴掌是陆川夏回抽过来的,安可可捂着被印上了五根手指印的左脸咆哮着说:“你打我?”

03

一个女生阴声怪气地说:“我们家陆川夏可不是怜香惜玉的男生,他还跟女生撇过砖头呢!安可可,我劝你省着点,否则板砖飞起来,我看你不小命难保!”

安可可毫不示弱,“陆川夏,有种的咱们去外面较量!”

“去就去!”

浓重的像是泛滥成灾的大雾仍然笼罩着整个校园。肉眼只能大致勾勒出操场狭长的轮廓。跑道上偶尔有体育实验班的男生光着古铜色的小腿快速跑过,汗水淋漓的后背被无数女生的目光追逐着,而陆川夏就像是抱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鲤鱼一样把安可可给拖出了教室。

“他们俩去决斗啦！”有男生幸灾乐祸地宣布。

迫于铃声已经响过，教室里的同学虽然不甘心错过了本世纪最难得一见的现场版激情大片，却也只能是屁股紧紧地贴着凳子，只敢把脖子尽量伸长，并且毫无例外地把目光全体转向操场。即使如此，穿着白衬衫的两个人还是纠缠着给融入一片白茫茫的大雾中去了，很仔细地看，也不过是声源所在的方向被勾勒出来的模糊的轮廓，像是浸泡在水里一样的影像，虚幻并且不确定。

不确定。

教室里最初的寂寞被打破了。

像是平静的水面被投进了一块石头。“扑通”——然后一群唧唧喳喳的飞鸟从水面上倏然而过，遗留下了细碎的声响。

“安可可就是欠抽！”

“没见过这么没心没肺的人！竟然给自己的妈妈起外号叫‘催命鬼’！良心叫狗给吃了吗？我看就该叫陆班长教训教训她！”

“……可是，不是说她喜欢陆川夏吗？”

“哦哟，那也得人家陆川夏同意才行啊！”一边的女同学很是不甘心心地补充了一句，“陆川夏会喜欢她？喜欢她这么一个不要脸的女生？除非是天下的女生都死绝了。”

“凶巴巴的样子，是不是要把我们家陆川夏给吃了啊？”

有男生插科打诨地说：“吃了未必，强暴了他倒是有可能。”

小声地嘻嘻哈哈着，如同水面上扬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

像是向日葵必定要朝着太阳的方向疯长一样，风过之处，所有带有矛头的舆论都指向了安可可。

像是十恶不赦的坏蛋。

而崔春丽抱着讲义推门走进教室的瞬间，正赶上一个男生扭头

和后座的女生面红耳赤地争吵。他们太过投入以至于情绪激动使他们忽略了这一刻的教室多了一个人。分贝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了起来。

即使是隔了丛林一样密密麻麻的人群，崔春丽还是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你这是污蔑我们陆川夏，我看安可可和你挺配的。”停顿了一下，她说，“要不——”

“人家害怕被强暴嘛——”声音故意拖长，“你这个女色狼！”

“……呕……”

周围一群人捂着嘴巴笑起来。

辐射向外的声音，像是一支支箭划破空气，尾巴上拖曳着一道道白光刺进了崔春丽的胸膛，叫她一时说不出话来。

“安可可和陆川夏——”眼尖的学生操着爆破音跟崔春丽报告，“他们去操场上打架啦！”

终于找到一个借口转身逃窜，不顾一切地逃窜。世界消失了所有的声响，只有眼泪像是炮弹一样呼啸着夺眶而出。

没有人看见崔春丽在合上教室门的那一刻仓皇落下的热泪。

04

“安可可！你又搞什么？”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雾气里的两个人影，崔春丽就冷冰冰地喊道。回答她的是片刻的沉默。而小女生充满了爆发力一样的哭声突然海啸一般排山倒海而来时，崔春丽感觉自己的心跳还是忍不住漏掉了两拍。

第一时间冲向的却是陆川夏。

陆川夏一脸臭臭的表情，左脸颊上一道血痕。

“安可可，你又打人！”

一把拉起坐在地上的女生，一巴掌没有犹豫地抽过去。只是安可可瞬间后的正视让崔春丽冷气倒抽。

比起陆川夏来，安可可的一脸血痕会让人想得到“她毁容了”或者“那得陆川夏往她脸上踢多少脚才能出这效果”、“这孩子就算再坏也不至于被打得这么惨吧”之类的。同情使得人们忽略了她的跋扈种种，理智和同情在一瞬间涌到她这一边来，即使是这样，崔春丽仍保持着高中物理老师的冷静、克制、理性。

——操他妈的理性！

十五岁的时候安可可曾对陆川夏这么说过，“别跟我提理性，你还不如来跟我讨论讨论 A 片！”气呼呼的安可可以及莫名其妙被呵斥到的陆川夏，两个人守着一间空荡荡的教室，黄昏颓然来临，正午泛滥的白光消失的云朵的后面，整个世界像是都没了声息，只有头顶的老式风扇在“吱呀吱呀”的一声声响过。从课桌上跳下来的安可可俯下身来盯着安分的像个小学生一样坐在座位上的陆川夏说：“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显然是询问安可可的，却回头转向陆川夏说：“这是怎么搞的？”

“我打的！”斩钉截铁却语义明确，不会叫崔春丽产生任何误解，这是她一贯的办事作风。

“你……”

05

陆川夏——褐海中学高一年级的第一名。自然也是下一届学生

会主席毫无争议的候选人。

陆川夏花了一年的时间就把身高从一米六提高到了一米七八。像是吃了激素一样。而脸庞的青涩却没赶上身高的快速生长,搭配在一起仍是天真的、不会说谎的好孩子模样。

读书时会戴黑框眼镜,喜欢篮球以及生物学。

但依然是全国物理奥林匹克竞赛的第一名。

好孩子!学习好,有一副人人喜欢的美少年面孔,沉默谦虚……似乎所有的优点都聚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陆川夏——除了安可可之外,所有人眼中的好孩子。

而只有安可可把他说成是一只小兽,擅长吃西瓜和游泳的小兽。

06

“你们两个是白痴!”

说这话的不是崔春丽。自己的爱徒和自己的女儿撕破脸皮大打出手,使得崔春丽坚实的心脏又一次被刺穿。内心柔软的血液溃不成军汹涌流淌。沉重的双重打击使得崔春丽只能捂着脸坐在办公桌前,连第一节课也只能叫对面的孙老师给代了。

“还有你?你就不能让你妈省点心!”

盯着方主任阴着的那张脸,安可可抬手擦了一把仍遗留在脸上的血痕,不高不低地说了一声:“这好像是我爸该说的话。”

气氛一下诡异起来。

方主任说不出一句话。脸上挂着一副台风抵达之前浓重而压抑的平静。

靠在墙边的陆川夏无聊地踢了踢地上的纸篓。抬头的瞬间,正对

上了安可可的目光，陆川夏忍不住说了声：“方主任，我——”

“你、你、你什么你？”方主任掉转矛头，“马上就高二了，本来指望推你当学生会主席，你说出了这么大的事，你叫我怎么推你？你是好孩子，怎么非得蹚这个浑水，你傻啊你！我恨不得抽你两个嘴巴子！”

这一间小办公室此刻看来如此阴暗，陆川夏对它再熟悉不过，平时在这里充当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以及给方主任送迟到学生名单时老是要到这里来，却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神情呆滞地看着方主任那张因为生气而显得千沟万壑的脸，以及从他的身体掠过去，外面白寥寥的日光。训斥到最后，方主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那……方老师……没事我就先走了。”

说这话的陆川夏嘴角还挂着血痕。凝结起来，像是一个暗红色的痂。

方主任无力地挥了挥手说：“都走吧。”

陆川夏看了一眼方主任，然后大步走向门口，拉开门的瞬间，冷风灌进来，浑身上下像是被注满了冰凉的水，可他还是顶着风走了出去，只留下了方主任空空荡荡的一句追问：“你脸上的伤……”

07

“说实话，方主任对你挺好的！”听上去是怪怪的口气，“崔春丽对你更好，就跟你是她亲生儿子似的——不过你小心她有所企图，指不定……”

“你说什么呢？”陆川夏的理解出现了偏差，“难道你妈要和我搞师生恋？”

“真冷。”安可可能的声音听起来更冷，“她是想当你妈吧！”

“……安可可，你胡说些什么啊！”黑暗中，陆川夏去拉安可可能的胳膊，她蹲在地上，肩膀用力地耸动，像是哭起来一样呢喃着说：“陆川夏我跟你讲，我就是垃圾！就算是我死了，崔春丽也会看都不看一眼的……”

安可可仰起脸，正好迎上了路灯的光亮，橘黄色的光芒扑在她的脸上，像是晕上了一层黄色的光圈。她想推开陆川夏的胳膊，却拗不过他力气大，被拉了起来，甚至由于用力过猛，一下跌进他的怀里，棉质的触感以及男生温热的体温像是突如其来的台风，将安可可吹得头晕目眩，甚至来不及反应一个吻就落了下来。

突如其来。

什么都是突如其来。

“可可，这样，别人就不会再对我们说三道四了。”

“陆川夏，白天的时候我没打疼你吧？”

“你傻啊你，白天我们不就在那互相往脸上抹红钢笔水了嘛！”

“可是，我老是觉得你的脸被我用刀子划开了一条口子！”

“真的吗？”

“嗯。”

“你还真像你妈说的是个问题女生。”

像是突兀插进来的一刀，“……陆川夏，我想跟你生个孩子。”

“啊？”

“我是说，要是他们真的那样……我就一定要跟你生个孩子。”

“疯了啊，你？”

“或者去跳楼好了！”

像是飞来了一群小蜜蜂，或者像是风扇的声响。嗡嗡嗡——四面八方全是声源。

“好好看书！不许讲话！谁讲话我让谁上前面站着去！”生物老师板着一张脸站在教室前面。比起刚才被安可可问道“老师，你说要是意外怀孕怎么办”时要镇定多了。其实那时最窘迫的人却是陆川夏，他头低得快要塞到书桌里去了。张元桥回过头来坏坏地说：“快快交代，她的肚子是不是你弄大的？”

脸飞快地红起来。

“哈哈哈哈！”张元桥肆无忌惮地笑起来。

陆川夏气呼呼地说：“少贫了你。你没看见她把我打得脸上都挂彩了吗？”

“那是……那是因为你肯对她肚子里的孩子负责任造成的。”

“求求你，饶了我吧！”陆川夏的抱怨还没结束，就看见生物老师气急败坏地把教案摔在讲桌上，然后捂着嘴跑出去。

半个小时后，在方主任的带领下，刚刚才毕业的生物老师又一次站在讲台上，而眼睛红红的，大家都准备着方主任会大发雷霆，没想到他只说了句“谁再捣乱我可不客气了！”就出门，没过三秒钟门又被推开，回来补充了句，“不管你是谁！”虽说是恶狠狠的，但还是引来了学生们一阵哄笑。

只有陆川夏看到了方主任脸上引而不发的愤怒。

不出一会儿，崔春丽就来了，连门也没敲就闯进来，径直把安可可拽出去。一路上安可可挣扎着叫喊，闹得一条寂静的走廊瞬间被灌满了吵闹声。

甚至听得见安可可的置辩：“我不要脸？我就是不要脸！你管得着

吗？你！”

“……”崔春丽的声音一直克制地压抑着，听不到她在说什么。

而安可的声音也在变小。

最后就是断断续续的哭声了。

“谁能告诉我达尔文得了什么病？”陆川夏装作漫不经心地翻书，后来他觉得无聊，就拿钢笔捅了下前桌张元桥。他回头小声地说：“具体什么病我不知道，但据说他每天必须淋凉水才可以！”

“陆川夏，你又乱搞什么。依我看啊，他最大的毛病就是写了本什么《物种起源》。”同桌手中转着笔小声地说。

陆川夏悬着的心放一放。还好，没有被他们看出自己的焦灼。心像是长了草，长了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荒芜得看不到道路了。抬眼看了外面空旷的操场，想着若是长了满满一个校园的荒草，那得打理多长时间啊！

“最近看了一本书叫《达尔文的阴谋》就是这方面的内容。”参与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轮到陆川夏成为旁听者。

“是啊，《物种起源》那类东西在科学界争议很大的，很多人认为那个东东对人类危害很大的……”

“喂喂喂——你们讨论什么？”同桌的女生小声地问。

“达尔文得了什么病？”陆川夏重复。

生物老师的目光已经转向了这边，有人已经发出一片“嘘嘘”的警告声，却还是没能阻止那四个字被张元桥吐出：

“神经病呗！”

全班哗然。

生物老师第二次捂着嘴冲出教室。